**兰亭序**

人人都说什么竹马情深，终是敌不过日久深情。

“我不是真心要这样的，”

“你信我吗？”

\*

她抿着唇笑了一声。“像你这样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说爱。”这么说着，她吻上他的唇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1. 阴阳相促

青绿的夏天，天地一处微小不经人注意的自然小草原。一棵很大的树下，坐着一个面相清俊的少年。少年静静地坐着，气质是微微带着冷意的，沉稳清冷，似不问世事的清仙。

“天地哥哥，你看看我，你看我的头上！”一个漂亮的小女孩蹦蹦跳跳地来到少年面前。

“怎么啦？你的头上？”被唤作天地的少年看着扑到他面前的小女孩，扶稳了她，“别跑，我看到了，很漂亮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小女孩一听少年这么说，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。“你不是骗我的吧？每次给你看你都说好，你就没什么其他的可以说了吗？”

“那你要我说什么？”少年长得清俊，看着都还未成年，身上已经稍稍有了大人那般沉稳压迫的影子。看着小女孩的眼里满是宠溺。

“你还有什么除了‘很美’，‘漂亮’之外的词？你就不能多说一点嘛？”小女孩歪歪头，挑挑眉，精致可爱的容貌真是可爱极了。这样的女孩儿一看就知道不经事故，天真得很呢。

“嗯……漂亮和很美不就是最好的赞美词汇吗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的！”小女孩摇摇头，皱起眉，伸手大力的点少年的额头，“你比我读的书都多，不就是懒得想！”

“哼，我不要理你了。”

“旋旋不喜欢我了吗？为什么不理我？”少年宠溺地笑，“我们去吃冰淇淋好不好？”

“好啊！”

于是两人离开了。

冰淇淋店前，少女舔着冰淇淋，一边吃一边问：“不对啊，我不是说了不理你的吗？”说着眉头一皱，转过头去，“哼。”

少年宠溺地笑着，把人来回来，让女孩面对着他。“对不起，那我赔罪？”

“怎么赔？”

“嗯……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……不如你长大以后娶我？”小女孩道，睁着大而澄澈的眼睛，说的是懵懂无知的思绪下产生的话语。

“好啊。”少年听了，摸了摸小女孩的头。耳根子泛上奇怪的樱花粉色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【你什么都知道了，我却懵懂地被蒙在鼓里。】

1. 重逢

引旋坐在床上。

今夜又是失眠了。依旧是梦到他了。

梦中的他并没有停留在小时候。跟她一样，长成了一个清俊沉稳的男子。这很奇怪，因为她的记忆力从未见过那样的他。她十五岁那一年两人就分别了，在没有见过。

梦里的他，变得非常深沉静默，同那些在职场圈子里明争暗斗，尔虞我诈的人们一样的，为了赢，为了成为最高层位而互相残杀，每一个行为与决定都是在计算中的那种沉稳。

梦里两人是没有聊天的，是引旋看着他，他看不见引旋的沉默情况。

引旋默默地看着他。他站在那里，静静的，没有一丝动作。她怎么看都看不厌，视线从未从他身上移开过。

明明是个平静的梦，但每次到最后，引旋都是惊醒着从梦中醒来。

惊醒着便再也睡不着了。

她望着窗外明亮的月色，心跳已经平复。

不知为何，心情与思绪平静得异常。

这一夜，是第一千七百九十九夜。

这一夜后不出几日，她便见到他了。

他孤身一人走在路边，被无意间抬起头的她注意到。然他也不是没看到她，那日两人对视良久。

1. 花火

在十五岁分别的那一年，他们是好好地告别了的。

他在一个夏天的午时，约她到小时候常常在一起玩的那棵大树下。

当时她正在准备初三中考，因为是他，仍是出来了。“怎么啦？这个时候叫我。”

“没事，”他嘴角带着笑意地望着她，“考完试了，叫你出来玩玩。准备中考是很忙，也是要放松放松的。”

“嗯，那我们去哪里玩？”引旋指尖绕着清冷蓝的裙角布料，低下头去不看他。心跳有些快了——好像是期待着他说什么。

“去游乐场吧。”他朝她伸出手。

“嗯。”她把手放在他温暖的掌心里，乱跳的心没来由的安下来了。

两人逛了一整个游乐场，除了买了一支冰淇淋共享，并没有玩任何一个娱乐设施。

“你要说什么？”夜色降临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引旋憋不住问道。

“嗯，”天地不急不缓地应了一声。“我有事要告诉你。”

“说吧，什么事？”

“我喜欢你。”

“嗯，我也喜欢。”

“你没说‘你’。”

“就一个字，省了也没什么。”

“我要离开这里了。”

“离开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去哪里？”

“去城市里。”

天地虽然没把说完整，引旋却是听懂了。“……也是，这里只是个小镇子，资源没有很好。”

“你同意吗？”

“有什么同意不同意的？这是你的决定啊。而且你也说了，是告诉我，”引旋并没有什么过激反应，尔或微微情绪的反应，只是淡淡地回答。“不是征求我同意。”

“也许是呢？”

“你花了我半天的时间就为了说这个？”

“不只是这个啊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在这个之前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说我喜欢你啊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了。”

“你没什么要说的？”他凑近她。

“没有。”引旋挑挑眉，“我该说什么？”

“……没有。”天地静了半晌才道。

两人站在天桥中间，看着湖景夜色，家家户户的灯火映在水面上，映着水面，暖黄色的光随着水面波动，一亮一暗，一悬似息。

在引旋走神间，天地扣着她的下巴，吻了上去。

吻了一下便将她放开了。并不是浅浅地在唇上一印而已，但也没有深入到舌尖之处。

一个吻以后，两人都沉默了很久。

他离开的时候，她去送他了。

离开之前，互相拥抱了一会儿，才松开了。

两人隔着一条街道相望。路人在两人之间隔着的街道上，路人来来往往。

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，引旋看着天地，四周的声音像是被划分到另外一个空间去了，眼里只看见他。他周围地景色都做了雾化处理，她只看见他，清晰的看见他。

4. 疑似幸福和美好

梦过无数次的梦中人，终于出现在她的生活中。

其实，亦是心心念念的心上人。

却是他先朝着她走来的。

“引旋。”他唤道。

他的声音变了好多。引旋回神，下意识这么想到。没有之前那么清朗了，变得低沉了好多。反而增加了男子声质的磁性，整个人听起来就沉稳了许多。

她细细打量近在咫尺的他，近距离使得他的面孔得以被清晰地瞧见。他的眉目依旧如之前一般坚毅清俊，气质不再如少年时那样轻松闲散，已是成年男子般沉沉的稳重感，令人有些压抑。岁月的流逝，使他沉淀了下来，成了一个沉稳的男子，气质稳重的男人。

却不似以往，少年欢乐着的轻快。

“引旋？”一把低沉磁性的声音唤着她的名字。带着疑惑与呼唤之意。

“嗯，嗯。”她忙应道。“你回来了？”

“嗯，刚好在附近有事。”

等等，不对劲——“哦，不是，这里不是小时候我们住的那个小镇子呀。”

“哦…嗯。”天地也应道。

两人又停止了对话——都在心里想着自己为什么脑袋突然回路短了——要不然为什么犯下那么蠢的错误，自己身在何方，居然说错了。

“你……为什么会在这里？”天地启唇，问道。

“……我在这里工作，定居下来了。”引旋随口编了个理由。也并不是完全不真实，她的确是在这里住了不短的一段时间，但并不是因为工作原因。

在那年十五岁，忙完中考以后，放松下来了。她开始夜夜做梦，关于他的梦。每一晚上的梦都是一样的。但是梦里的他和她记忆里的他很不一样。就是那年的少年变成了如今眼前的男子。

因为十五岁那年就开始做着这么一个梦，基于自己对他的理解，梦见这样一个认知以外，印象以外的他，她是有些不能接受的，像是噩梦缠身一般，日日夜夜做着梦想着梦。

引旋认为，可能是因为这个两人从小一起长大的镇子承载太多儿时回忆，于是便搬离了原来的镇子，来到这个平凡的小镇定居。

梦依然夜夜做，但少了熟悉的物事和记忆，心绪的负担没有那么大——睹物思人，不睹物则不会去想。情况确实有所改善。

“要去我那里坐坐吗？”引旋问道。

“你家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嗯。”天地重重地应了一声，声音里示意她，带路。

于是，引旋领着天地，并肩往家里的方向走去。

引旋本着只是出来走走，只带了手机和钥匙，悄悄瞄了身旁的天地一眼，他居然也是两手空空。

“你不带手机出门的吗？”引旋没忍住问道。

“带了，在口袋里。”天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。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“没事。”引旋拿出钥匙开门，心中暗骂自己怎么这么多嘴。

天地心里有些失落，本以为她是要和他加联络方式。

两人都入门后，引旋关上门，指了指门旁的挂钩：“外套可以挂这里。”

天地将外套脱下，挂在挂勾上。（\*注：有久留之意）

引旋进入厨房，一会儿后拿着一杯水走出来。彼时天地正在客厅里观望，细究的眼神，让引旋有些奇怪。引旋将水递了过去，“你在想什么呢？”

“没想什么。”天地接过水，淡然的样子显然刚刚并没有走神。“你一个人住在这里？”

引旋犹豫了一会儿，回答道：“……嗯。”

“不危险吗？”天地举杯致胸前的位置，问。

“这儿治安挺好的。”

“那出事了没有人发现怎么办？”

“……目前为止还没有过。”引旋自觉此话有更深一层的含义，但她并不明白，也辩不出来是个什么深意。

之间天地点点头，将杯子举到嘴前，小小的抿了一口水。

“要四处看看吗？”引旋往里面走，天地随着跟上。

引旋来到自己平时长待的书房。书房并不是很大，有一柜子的书，摆放的不规整但也不乱。

“这是我的书房。”

“看得出。”天地抿一口水。

“平时最长待的就是这里，”引旋道，“虽然是书房，但常常发呆。”

“想什么？”

“没想什么，就是发呆。”

“去你房间看看？”天地看着引旋，问道。他这么一问，空气似乎特别安静。

“嗯。”引旋轻轻地应道，似叹了一声。两人走出房间，引旋步上楼梯，楼上是一个厅子，墙上按着开关。引旋按下开关，“嗒”的一声，灯光盈满厅子。开关旁有一扇门，引旋推开门走进去，“这里是我的房间。”

“没什么，”天地道，“工作上的事。”

“你很忙吗？”引旋道，“那你先回去吧，改天在前边的人是一张双人床，床头的墙分别按着两扇窗，左边一面墙壁的衣柜，右手进入里边是沐浴室，对面的墙还有一扇窗，和一扇门。“门外是阳台。”

天地站在门前，看了一会儿，走进沐浴室。沐浴室之前会有一个很大的洗脸盆，那里有一面大大的镜子，不是全身的，而是横向的。天地站在镜子前。镜子里反射着引旋的影子。引旋并没有看向这里。

天地看着镜子里的引旋。他细细观察着整间房子，为的是发掘她的生活里，有没有带点他的影子。她搬离了原来的镇子，他是知道的，所以就一直在四处地找她。他并不是很明白她离开那里的原因。

这么看下来，是没有的。这间房子就是个全新的房子，很符合引旋的性格——这是他不愿意承认的。因为这间房子只是很符合她，并不是“他们”。

不知不觉间陷入深思，引旋走到他身旁问：“你在看什么？有什么好看的吗？”说着往镜子前凑。

再约。”

“没有，”天地撑着洗手盆边缘，微微俯视引旋，“我在想，我今晚住哪里。”

“你还没有找到酒店吗？”

“你们这里的酒店也不多，我问了一间，满了。”

“你没去其他地方问吗？”

“一间一间去问吗？很浪费时间。”

“那你怎么办？”

天地淡淡地看着引旋，让引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该说这句话。于是引旋静默。

半晌，天地见她愣着不说话，开口道：“你觉得呢？”

总感觉天地不是很高兴的样子。而且这个不高兴，是针对她的反应过后发生的。“我腾个位子给你睡吧。”引旋悄咪咪抬眼看天地，眼神刚与他的视线接触，便赶紧收回。

“腾哪个位子？”天地转头去看镜子。

“你想睡哪里？”引旋低头问。声音被他搞得不自觉放小，有些像老师问题回答错误的小朋友。突地想起家里也没有什么能睡人的地方，除了房间里的双人床，也就客厅的长沙发能凑合凑合。

“你睡这里吧。”引旋指了指房中央的床，“我去客厅的沙发上睡。”

好卑微啊。引旋委屈，径自低头走出了房间，带上房门，下楼去了。

天地看她自己说了一系列话，然后低着头离开房间，有点想笑但有些生气。就好像老师讲了一个题，重新问一个同学。这个同学理解错误，回答了一个错误的答案，却莫名地好笑，老师不知该生气还是该笑。

引旋这里，下了楼倒水喝，然后来到沙发上坐着，今晚就要睡这里了。引旋反思着刚刚的情况，反思为什么自己会这么卑微。她也没有做错什么事嘛，为什么面对他那样的问题，反倒他是理直气壮的那一方面了。

算了算了，毕竟是好久没见面了，管他的，也就一两天的事。

不过这么说起来，天地是真的变化颇大。在以前，两人的相处都是他惯着她的，两人的交流并没有现在那么沉，都是有什么谈什么没什么就不说话的清闲状况。然而他刚刚的每一句话，都像是在责问她。

引旋歪了歪脑袋，怎么一个小事情可以想这么多呢。真是小剧场一堆堆。

等了一会儿，见天地没有下来，引旋打开电视机。

这会儿是中午，早上见到天地的时候是大概十点，也许是散着步子走回来而花了好多时间。今日虽有太阳，却不热。

电视里播着默剧，并不符合现在的场景。默剧比较适合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观赏。引旋不满意外面大亮的白天透射进来的光，开启空调，关窗，拉上厚厚的挡光的布料制成的窗帘，以此配合默剧氛围。

看到结尾的时候，天地下来了。他朝这里走来，唤她：“引旋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在天地唤她之前，她很投入剧情，并没有发现他下来了。但他唤她的时候，她转头看他，并没有看着电视机应他。

“在做什么？”天地在她身旁坐了下来。

“看默剧。”引旋道，“我不是很明白。看吗？”引旋拿着遥控器，看着天地问道。

“嗯。”

于是引旋找了找默剧的资源。这部默剧是有五集的，每一集片长大概两小时。刚刚引旋看的那一个是其中一集而已。

“从头看到尾，介意吗？”引旋操控着电视机，回头问道。

“不介意。”天地看着引旋的眼睛，不过她转回头去了。并没有发觉，她刚刚转头的时候离他有多近，几乎要靠在他怀里了。

“嗯，那好吧。”引旋嘟囔一般的道，“这样比较好耗时间。”

于是两人就这么看起来了。说明是默剧，便是一句台词也没有的。因为拉上了遮光材质的窗帘，客厅很是暗，引旋看的投入，天地则是有些心不在焉的。若是有人在旁，明显看得出来他只是个作陪的。

虽是作陪，却也不厌其烦，只是没那么投入，眼神时不时落身上。

中途有过暂停的时间，不过都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，接下来都是一直在看剧。

大概到七点的时候，引旋第五次按停，却是退出了界面，关掉电视机。

“不看了？”天地问道，他的手是搭在沙发上的，微微俯视引旋，因为两人靠的近，他这样一个细微的动作像是看着怀中怀着的人。

“嗯。”引旋将遥控器放到茶几上，站起身，“你饿吗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”

“还好。你饿了吗？”

“出去吃点吧。”刚刚午餐只是敷衍地吃了一点饼干，他直接就不吃了，她也没有太注意。作为主人因为私人喜好而忽略客人，也真是忒过分了。

“我先去换个衣服。”引旋上楼去了。换了衣服下楼时，看到没有衣着变换的天地，愣了愣：“你怎么不换衣服？”

“你有衣服让我换吗？”天地的眼睛莫名的亮，有个细微的光点，却让引旋忍不住别开了望着他的视线。

“有。”引旋别开脸，转身往楼上走回去。

之前到服装店逛的时候看到适合他的衣饰，有些真的忍不住买下来了。

因为梦里一直见到他的身影，有时候太过痛苦就会去逛服饰店。

既然太过思念，那就放开来，让自己放肆地去思念吧。不要抑制，不要隐忍，不要克制。

引旋拿了一件自己很是心仪的一套衣服给他。“你到我房里去换吧。”

“好。”天地接过她手里的衣服，发觉她有些局促和紧张。却也没说话。只是轻轻地瞄了她低下的脸一眼。

望着天地踏上楼梯的背影，她毫不掩饰的看着。她一直认为这件衣服很适合他，一直很想看他穿上。

带着无尽思念和爱恋的眼睛因为他看不见，而可以不掩藏心里思念的小心思。

天地下来的时候，引旋显然惊喜到了；她的选择果然没错，真的很好看。

开心什么呢，开心因为自己能揣测出适合他的衣品。即使许久不见，依然能够知道怎么样的东西适合他。自己是了解他的。引旋低头兀自弯下眉眼笑得开心，眼里似装下千万星辰，闪亮得惊人。

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她复又抬起头。然而眼尾和上扬的嘴角带着明晃晃，异常亮眼的笑意。像是包容了万千星辰，一星一点的如钻石般的星点亮光，如此惊艳。

这样的惊艳，根本无法掩饰，根本无法压制下来。天地笑了。发自真心的开心，和一部分的满意。心中一股燥热。

他朝她走过去。“走吧。”

“嗯。”引旋自觉有些过于放肆，忙低下头，往门处走去。

拿了钥匙，套上外套便开门出去了。

两人走出大门，在沿路边走着，引旋问道：“你吃什么？这里离小店铺街道很近，走几分钟就到了。”

“嗯，我都不介意。”他听出来了，引旋是在解释着他们为什么不坐车而要步行。

怎么这么生分？

两人是并肩走着的，天地静静的牵上引旋的手。

引旋被突如其来的触感惊得往回缩手。

天地不轻不重，稳稳地将她的手心牵在手里。引旋看了一眼被他牵住的手，手没有再动。

这个过程静谧无声，二人心知肚明其意，却也不捅破。

在餐馆里坐下，拿到服务员递来的菜单，引旋方才回神。

引旋打开菜单，在眼前支立起来。这样他便看不到她了。她微微蹙眉，刚刚是怎么走进来的？好像全程都在发呆了。她看着地面，迷迷糊糊地被他牵着走，随着他来到了这里。

突然，有人“嗒嗒”地敲了两下桌子，响亮的声音好似带着警醒，吓得引旋回神。一把低沉磁性的声音响起，“吃什么？”

是天地。引旋又愣了一下，才“啊”了一声。“我都可以，你随意。”

“我给你点？”天地淡淡地，轻轻地道。这么清这么淡的一句话，又给引旋的思绪抛了个炸药。

轻轻的一句话在她脑力炸开，过后，思绪乱得同解不开的一堆杂毛线一样。引旋自觉轻轻动了嘴唇，却什么也没说出。

天地看着她，眼神轻轻的，淡淡的，却很专注。

服务员耐心地站在一旁。天地将引旋看了一会儿，看向菜单，点了同他自己一样的一份偏清淡的套餐。

“外加一杯柠檬特调。”天地抽过引旋手上的菜单，搭上自己的菜单，一起交给服务员。

“……你点了什么？”引旋反应慢半拍，过了好几分钟后才说道。

“点了些比较清淡的，一杯纯白兰地。”天地坐正身子，望着对面的引旋，眼神及其专注，及其认真。

“纯？你喝得下吗？”引旋皱眉，“你不是喝不得酒的吗？”

正好这时服务员端上饮料。引旋忙伸手拿过那个玻璃杯装着的酒。

天地拿过那杯柠檬特调。“你打算喝酒吗？”他轻轻地问道，沿着杯沿边小小抿了一口。冰冰凉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流下，将温热的内部组织冰凉地过了一遍。

“啊。”引旋应道，举手叫来服务员，要了一杯纯净水。

“不喝，”引旋终于恢复了清冷而理性的思想状态，“你也不能喝。”将手边的酒放到身旁的座位上，以免在她不注意时，被他拿了过去。她有预感他会这么做。

天地轻轻地笑出来，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引旋笑着回答，“那也不能。”脸上是明白的，理智的笑。

刚刚那个轻易乱了自己的引旋回归了状态。天地勾唇笑着，笑里有深意，意味不明。

喝着纯净水，引旋问道，“够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粥吃不饱的，一会儿又饿了。”引旋微微挑眉，歪了歪头，一颗心微微提了起来。“不多吃一点吗？”

“不用。”天地微微摇头，将柠檬特调像她褪去，“把你的纯净水给我。”

“太酸了吗？”引旋从一旁的纸巾盒抽了一张纸巾，在自己喝过的地方细细地擦了擦，才递过去。

“不是。”天地轻轻回答，将纯净水一口饮尽。

……怎么感觉他有点生气。引旋不急不缓地喝完柠檬特调。也没有很酸啊。

“走吧。”引旋站起来，天地随着一起站起身。

“我先去付账。”引旋回头对天地道。

“嗯。”天地应道。

引旋付好钱，接过账单，往回走去，才发现天地站在身后。“你怎么跟来了？”

天地看着她没说话。引旋不知怎么的点点头，“走吧。”

天地又牵上她的手。她也没有动，任他牵着。她别了别头，脑子热烘烘的。

一路走回家，无声无语。

进入屋门，将外套套在挂勾上。

“我去看一会儿书。”引旋道。看了看时钟，九点，“你要先睡吗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那跟我一起来吧。”引旋打开书房的门，开灯。

书房里除了一张靠墙书桌以外，还有一个放在中央的冷白色书桌。

“你看看要看什么？”引旋指了指书柜，坐到中央书桌前翻开书。

天地随便抽了一本书坐到引旋对面。

但书，是翻也没翻过。引旋注意到他的毫无动作，抬头。“怎么不看？”

“不想看。”

“那你干什么？”引旋有些张口欲语而不知说什么的无奈。

“拿本书意思意思。”

“你怎么不去睡？”

“还不想睡。”

“可以去看电视。”

“不想看。”天地懒懒地答道。

“你……进来干什么？”

“跟你待在一起。”

“……”引旋看着天地，思绪再次被打乱。微微动了动唇，无语。

无法言语。

不要乱想，不就是摸棱两可的一句话，及其暧昧，似有若无。

引旋回神，笑着合上书，“早点上床睡吧。明天一起去看有什么地方可以住。”

“还记得五年前的那一夜吗？”

“自那一夜，就没再见过了。”

“嗯。”引旋应了一声。

引旋将书放回书架上，回身，看见天地站起来，朝她走来。

他来到她面前，“不如……回味一下？”

说着，他低头，吻上她。

引旋被突如其来的吻吓得无法反应，动也不动。

他已经温柔地深入她的嘴唇。半咬半抚地吻着她的唇。

引旋不知该怎么回应这个吻，脑袋有些空，睁着眼。他亦睁着眼，看着她。

他的手抚上她的后脑勺，引旋感受到了与书架的碰撞，后脑勺被他护着，而没感受到冲击。

这一晚，由他挑起的情欲，拥着她一路亲吻，逼着她步步后退，离开书房，被他逼退到楼梯边。他暂离了她的唇一瞬，“上去。”参杂在鼻息之间，若隐若现，似有若无的二字，模糊得像绕在火山湖上的雾。接着便封住她的唇瓣。

他一步一步踏上，她步步后退。每一退，踩上跟高的阶梯，他亦跟上，拉近二人的距离。

就这样上了楼，他把她按到墙上一阵亲吻。他稍稍用力，抿了抿她的唇。接着放开。

引旋垂眸，喘着气。

天地搂紧引旋的腰，将她紧紧拥入怀里。

她将头轻轻靠在他的胸膛上。

两人就这么拥抱了许久，她伸手拍了拍他，接着挣开他，“不睡吗？”

她没有真的挣开他，但他却像没有明白她的暗示一般，依旧抱着她。引旋没有了动作。她也不知道要怎样。

也许是太久没见，长久以来累积的思念并不是一时可解。

颈项传来一阵细细密密的滚热。他在她的颈项上落下炽热的吻，烫得她痒，缩了缩脖子。他扶住她，